

大唐传载

唐·佚名

大唐转载

《书》云：“不有博奕者乎？犹贤乎已”。斯圣人疾夫饱食而怠惰之深也。又曰：“吾不试故艺，试用也”。夫艺者，不独总多能第，以其无用于代，而穷愁时有所述耳。八年夏，南行极岭峤，暇日泷舟，传其所闻而载之，故曰“转载”。虽小说，或有可观览之，而喁而笑焉。

杜河南兼，常聚书至万卷，每卷后必有自题，云：“清俸买来手自校，汝曹读之知圣道，鬻及借人为不孝。”

阳道州城之为朝士也，家苦贫，常以木枕布衾，质钱数万，人争取之。

苏州开元寺东有陆氏世居，门临河谿，有巨石块立焉。乃吴陆绩为郁林郡守，罢秩泛海而归，不载宝货，舟轻用此石重之，人号“郁林石”。陆氏自绩及裔孙国朝太子少保充公，犹保其居。今子孙渐削，其居十不存一焉。

费县西漏泽者，漫十数里，岁时雨降，即泛滥自满，蒲鱼之利，人实赖焉。至白露应即前后，一夕即一空如扫焉，信殊异也。

李忠公之为相也，政事堂有会食之床。吏人相传，移之则宰臣罢，不迁者五十年。公曰：“朝夕论道之所，岂可使朽蠹之物，秽而不除。

俗言拘忌，何足听也！以此获免，余之愿焉。”命撤而焚其下，铲去聚壤十四畲。议者称正焉。

杜太保宣简公，大历中有故人遗黄金百两。后三十年，为淮南节度使，其子投公，取其黄金还，缄封如故。

赵郡三祖，元和中，每房一人，同时为相，皆第三，即司徒吉甫、司空绛、华州刺史藩。

天宝中有书生，旅次宋州。时汧公勉，少年贫苦，与书生同店。而不旬日，书生疾作，遂至不救，临绝语公曰：“某家住洪州，将于北都求官，于此得疾且死，其命也。”因出囊金百两，付公曰：“某之仆使无知有此者，足下为我毕死事，余金奉之。”李公许为办事。及毕，密置金于墓中，而同葬焉。后数年，公尉开封，书生兄弟赍洪州牒来，果然寻生行止，至宋州，知李为主丧事。专诣开封，诘金之所。公请假至墓所，以出金付之焉。

韦献公夏卿有知人之鉴，人不知也。因退朝于街中，逢再从弟执谊、从弟渠牟、升。三人皆第二十四，并为郎官，簇马良久，献公曰：“今日逢三二十四郎。”辄欲题目之，语执谊曰：“汝必为宰相，善保其末耳。”语渠牟曰：“弟当别奉主上恩，而速贵为公卿。”语升曰：“三人之中，弟最长远，而

位极旄钺。”后竟如其言。

杜亚为淮南，竞渡、采莲、龙舟、锦缆、绣帆之戏，费金数千万。于頔为襄州，点山灯，一上油二千石。李昌夔为荆南，打猎大修富饰。其妻独孤氏亦出女队二千人，皆着红紫锦绣袄子。此三府亦因而空耗。

汝南袁德师，故给事高之子。尝于东都买得娄师德故园地，起书楼。洛人语曰：“昔日娄师德园，今乃袁德师楼。”

兴元元年十月戊辰，始诏中官窦文场监神策军左厢兵马，马有麟为左神策大将军。神策监军将军之始也。

贞元十二年六月乙丑，始以窦文场为左神策护军中尉，霍仙鸣为右神策护军中尉，其日又以张尚进为神武中护军。左右辟仗使之始也。

建中初，关播为给事中，以诸司胥吏为弊颇多，播议用士人掌之。

弘农杨氏居东都者，承四太尉之后。世传黄雀所衔玉环，至天宝为杨国忠所夺。今不知所在。

张守珪，陕州平陆人，自幽州入觐，过本县见令李杭，申桑梓之礼。见陕尉李冕桎梏，令众冤呼。张公曰：“困危之中，岂能相救。”至灵宝便奏兖州判官，冕后至宰相。

贞元中，张茂宗所尚义章公主赠郑国公主，谥为庄穆。韦宥所尚故唐安公主赠韩国公主，谥为贞穆。所司择日册命。国朝已来，公主即有追封者，未有加谥者。公主追谥，自此始也。

徐尚书晦，沈吏部传师。徐公嗜酒，沈公善养。杨东川嗣复尝云：“徐家肺，沈家脾，真安稳耶。”

有士人平生好食爇牛头，一日忽梦其物故，拘至地府。酆都狱有牛头在旁，其人了无畏惮，仍以手抚其头云：“只者头子，大堪爇食。”牛头人笱而放回。

元和中，郎吏数人省中纵酒，语平生各爱尚及憎怕者。或言爱图画及博奕，怕妄与佞。工部员外汝南周愿独云：“爱宣州观察使，怕大虫。”

贞元中，禁未仕不得乘大马。有人言于执政，大马甚多，货不得，举人不得骑，当尽为河北节制所得耳。

陆鸿渐嗜茶，撰《茶经》三卷，行于代。常见鬻茶邸烧瓦瓷为其形貌，置于灶釜上，左右为茶神。有交易则茶祭之，无则以釜汤沃之。

高祖之制：凡出将，赐旌节专征，行军有大总管之号也。高祖之制：镇军有大都督之号。

玄宗之初为节度大使、节度之号。凡皇太子、亲王统军，中有元帅府之制。宰相遥领节度使，自牛仙客始也。

开元九年，命宗正寺官寮并以宗子为之。唐制：男子始生为黄，四岁为小，十六为中，二十为丁，六十为老。

赋役之制有四：一曰租，二曰税，三曰役，四曰徭。凡丁岁输粟二石。凡调随乡土所产，绢、绫、絁各二丈，布加五分之一，麻三斤。凡役，岁二旬，闰加二日。

至德元年三月，方以侍御史文叔清为宣谕使，许人纳钱授官及明经出身。

至德二年，敕以僧及道士入钱自度有差。

乾元元年七月，铸钱使第五琦奏，谓铸乾元钱每贯重二十斤，一文当五十。宝应元年以盗铸日甚，物价腾贵，咸称非便，减重轮钱，以一当三十。

乾元二年，御史中丞元载为江淮五道租庸使，高户定数征钱，谓之“白著”榷酤。

至德二年，敕天下州县量定酤酒，随月纳税。建中二年，更加青苗。大历中，初税每亩十文。三年，加五文。敕以御史大夫充使，其后割归度支。

卢中丞迈有宝琴四，各直数十万。有寒玉、古磬、响泉、和志之号。

李河南素替杜公兼。时韩吏部愈为河南令除职方员外，归

朝，问前后之政如何，对曰：“将兼来比素。”

李相国程执政时，严休皆在南省。有万年令，关人多属之，李公云：“二严不如誉。”

豆卢署，少年旅于衢州，梦老人云：“君后二十年为牧兹郡。”已果为衢州，于所梦之地立“征梦亭”。

郑滁州牖于曲江，见令史醉池岸，云：“更一转即入流矣。”

白宾客居易云：“忠州有荔枝一株，槐一株。自忠之南更无槐，自忠之北更无荔枝。”

贾至常侍平生毁佛，尝假寐厅事，忽见一牛首人，长不满尺，携小锅而燃薪于床前。公惊起而讯之，对曰：“所谓镬汤者，罪其毁佛人。”公曰：“小鬼何足畏耶。”遂伸足床下，其汤沸，忽染于足，涌然而上，未几烘烂而卒。

乌江有项羽系乌骓树，历千余年尚郁茂。建中年中，县令张勤厌宾客观游，令伐却。至今兹地独不生草。

李镇恶，即赵公峤之父，选校梓州郪县令。与友人书云：“州带子号，县带妻名，由来不属老夫，并是妇鬼官职。”

刘巨麟，开元中为广州刺史，弟仲丘为丽政殿学士，兄弟友爱。有罗浮道者为巨麟合丹剂，将分半以遗仲丘，命刀中破之，分铢无差焉。

萧功曹颖士、赵员外骥，开元中同居兴敬里，肄业共一靴，久而见东郭之迹。赵曰：“可谓驶于道路矣。”萧曰：“无乃禄在其中。”

苏州洞庭，杭州兴德寺，房太尉琯云：“不游兴德、洞庭，未见山水。”

寿安县有喷玉泉、石溪，皆山水之胜绝也。贞元中，李宾客洞为县令，乃划翳荟开径隧。人方闻而异焉。太和初，博陵崔蒙为主簿，标堠于道周，人方造而游焉。

颜太师鲁公，刻名于石，或置之高山之上，或沉之大洲之底而云：“安知不陵谷之变耶！”

独孤常州及，末年尤嗜鼓琴，得眼疾不理，意欲专听也。

曲阜县先圣庙前有数株古柏，亦传千余岁，其大十围。潘华为兖州，军食贫穷，无以结四方之信。华遂命伐之，裁为简册，刻为器皿，以行饷之。

张文贞公第，某女嫁卢氏，尝为舅卢公求官。俟公朝下而问焉，公不语，但指支床龟而示之。女拜而归室，告其夫曰：“舅得詹事矣。”

开元东封有太原入于伯陇者，年一百二十八岁，精爽不昧，其子已卒，两孙随之，各年七八十矣，自北乘诣阙引见，上劳之，老人无拜礼。伯陇曰：“臣神尧皇帝之臣也。荏苒岁月，

得至今日，复事郎君，臣之幸矣。郎君明圣，功成封岳，不以昏老，千里而来。”笑而悯之，乃赐紫袍牙笏，及优恤有加。伯隲自言隋仁寿年生，说大业末事，了然可见。

李右丞廙，年二十九为尚书右丞，至五十九又为尚书右丞。

于良史为张徐州建封事，但举其姓曰：“辛丘杜当人。”

萧功曹颖士，尝出灞桥，道左逢一老人，眉发皓白，状骨甚奇古，萧甚异之。老人瞻顾，萧因问之，老人云：“公似吾亡友耳。”萧固请言之，老人曰：“吾与鄱阳王恢善，君甚类之。”乃颖士六代祖。萧问其所来，不应而去。

洛阳金谷，去城二十五里，晋石崇依金谷为园苑，高台飞阁，余址隐嶙，独有一皂荚树甚大，至今郁茂。

郑公审，开元中为殿中侍御史、充馆驿使，令每传舍立宸堠，自公始也。

润州金坛县，大历中北人为主簿，以竹筒赍蝎十余枚，置于厅事之柳树后，遂孳育至百余枚。为土气所蒸而不能螫人，南民不识，呼为“主簿虫”。

开元中进士第唱于尚书省。其策试者，并集于都堂，唱其第于尚书省。有落去省，两两三三戴帽子，日暮但候吟一声，长安竹帛皆枯死。

开元中，吏部侍郎被宁王宪嘱亲故十人官。遂诣王请见，云：“十人之中有商量去者乎？”王云：“九人皆不可矣，一人某者听公。”吏部归，九人皆超资好官，独某者当时出。云：“据其书判，自合得官；缘嘱宁王，且放冬集。”

昆山县遗尺潭，本大历史村女为皇太子元妃，遗玉尺化为龙，至今遂成潭。

洛东龙门香山寺上方，则天时名望春宫，则天常御石楼坐朝，文武百执事，班于外而朝焉。

永和中，有判太常寺行事礼官祭圜丘，至时不到，云：“太常大寺，实曰伽蓝；圜丘小鲁，不合无礼。”

沙堤起天宝三年，因萧京兆灵奉请于要路筑甬道，以通车骑，而覆沙其上。

天宝中，乐章名以边地为名，若凉州、甘州、伊州之类是焉。其曲遍繁，声名入破。后其地尽为西番所没。其破兆矣。

高平徐弘毅为弹侍御史，创一《知班官令》。自宣政门检朝官之失仪者，到台司举而罚焉。有公卿大僚令问之曰：“未到班行之中，何必拾人细事。”弘毅报之曰：“为我谢公卿。所以然者，以恶其无礼于其君。”

裴仆射遵庆，二十入仕，裹折上巾子，未尝随俗样，凡代之移易者五六。而公年九十所裹者，犹幼小时样。今巾子有仆

射样。

韩太保皋，生知音律，尝观客弹琴为《止息》。乃叹曰：“妙哉嵇生者也。为是曲也，其当魏晋之际，《止息》与《广陵散》同出而异者也。其音主商，商为秋声，天将肃杀，草木摇落，其岁之晏乎？此所以为魏之季也。慢其商德与宫同音，是臣夺其君之位乎？此所以知司马氏之将篡也。广陵，维扬之地，散者流亡之谓也；扬者，武帝后之姓也。言杨后与其父骏之倾覆晋祚也。《止息》者，晋虽兴，终止息于此。其音哀愤而噍杀，操磬而慤痛，永嘉之乱其应乎此。叔夜撰此，将贻后代知音，且避晋祸，托之鬼神，史氏非知味者，安得不传其谬也欤！”

韩太保皋常言：《洪范》五福，独不言贵者，近于高危。福之自至犹儆动，奈何枉道邀之。

李西平晟之将军也，尝谒桑道茂云：“将军异日为京兆尹，慎少杀人。”西平曰：“武夫岂有京兆尹望乎？”后兴元收复，西平兼京兆。时道茂在俘囚中，当断之际，告西平曰：“公忘少杀人之言乎？”

韩太保皋之为御史中丞、京兆尹，常有所陈，必于紫宸对百僚而请，未尝诣便殿。上谓曰：“我与卿言于此不尽，可来延英议及大政，多匡益之。”亲友咸谓公曰：“自乾元以来，群臣启事，皆诣延英，方得详尽。公何独于外庭对众官以陈之，得无不慎密乎？”公曰：“御史，天下之平也，摧刚直枉惟在公，何在不可人知之？奈何求请便殿，避人窃语，以私国家之

法。且延英之置也，肃宗皇帝以苗晋卿年老艰步故设之。后来得诣便殿，多以私自售，希旨求宠，干求相位，奈何以此为望哉！”

张秘书荐自筮，仕至秘书监，常带使职，三入蕃，竟殁于赤岭外。

韦崖州执谊，自幼不喜闻岭南州县。拜相日出外舍，见一州郡图，迟回不敢看，良久，临起误视，乃崖州图也，竟以贬终。

王河南维，或有人报云：“公除右辖。”王曰：“吾居此官，虑被人呼为‘不解作诗王右丞’。”

阳道州城，未尝有所蓄积，惟所服用不可阙者，客称其物可佳可受，公辄喜，举而授之。有陈苕者，候其始请月俸，常往称其钱帛之美，月有获者。

常中书处，原在开州也。常有李潼、崔冲二进士来谒，留连月余日。会有过客西川军将某，能相术，于席上言李潼三日内有虎厄。后三日，相君与诸客游山寺，自上方抵下方，日已暮矣。李先下，崔后来，冲大呼李云：“待冲来！待冲来！”李闻“待冲来”声，谓虎至矣，颠蹶坠下山址，绝而复苏，数日方愈。及军将回，谓李曰：“君厄过矣。”

苏给事岱，建中末为太常博士，遇朱泚乱，将赴行在，夜行山谷常有二烛前导，危险毕见。既过，烛然后灭，岂忠愤所

感耶？

李龟年、彭年、鹤年，兄弟三人，开元中皆有才学盛名。鹤年诗尤妙，唱《渭城》。彭年善舞。龟年善打羯鼓。玄宗问：“卿打多少杖？”对曰：“臣打五千杖讫。”上曰：“汝殊未我打却三竖柜也。”后数年，有闻打一竖柜，因赐一拂杖。羯鼓后卷流传至建中三年，任使君又传一弟子。使君今取江陵漆盘底，泻水卷中，竟日不散，以其至平。又云：“卷人鼓只在调竖慢，此卷一调之后，经月如初。”今不知所存。

安邑县北门县人云：“有一蝎如琵琶大，每出来不毒人。人由是恐其灵，闭之积年矣。”

泾州将郝玘，自贞元末及元和中，数于泾州擒杀西虏，及筑临泾城，西戎畏之。赞普铸一金郝玘，号曰：“有能得玘者，赐金玘焉。”

建中中，李希烈攻汴州，城陷，用百姓妇女辘轳以实壕堑，谓之“湿稍”。

窦参之作相也，用从父弟申为耳目，每除吏先言于申，申告人，故谓窦给事为“喜鹊”。

同州唐女寺有盗帅董太宫之漆身，后有盗者皆来拜祝，有至鸣足者，今漆足皆口牙。

襄州汉皋庙，本为解珮于汉之义，今为汉高祖，误也。

陕州平陆县主簿厅事西序楣，有隋房公、杜公仁寿九年十二月题：“玄龄、如晦题处，房年二十三，杜年二十六。”今移在使府食堂之梁。

杨京兆凭，兄弟二人，皆能文学，甚攻苦。或同赋一篇，共坐庭石，霜积襟袖，课成乃已。李愿司空，兄弟九人，四有土地，愿为夏州、徐泗、凤翔、宣武、河中五节度，宪为江西观察、岭南节度，愬为唐邓、襄阳、徐泗、凤翔、泽潞、魏博六节度使，听为夏州、灵武、河东、郑滑、魏博、邠宁、凤翔七节度。一门登坛授钺无比焉。

元和十五年，辛丘度、丘纁、杜元颖同时为拾遗令史分直。故事：每自吟曰：“出身三十年，发白衣仍碧。日暮倚朱门，从来汗袍赤。”因为之奏章服焉。

河南广武山有流桂泉，史思明于其上立汉高庙。茅山下泊宫茅君炼丹井，香洁不受触。鲁有修宫工人获知，取水煮肉，良久不熟。

宝历中，亳州云出圣水，服之愈宿疾，亦无一差者。自洛已来，及江西数郡中人争施金货、衣服以饮焉，获利千万，人转相惑。李贇皇德裕在浙西也，命于大市集人，置金，取其水于市司，取猪肉五斤煮，云：“若圣水也，肉当如故。”逡巡肉熟烂。自此人心稍定，妖者寻而败露。

朗州武陵山，有人换骨匣。每年若大风雨望峭壁，即有新者。

泽州长平，即白起坑赵卒故地。开元中诏为“省冤谷”，至今天气长阴，有泉色赤，于其下立丹井碑。

湖州德清县南前溪村，前朝教乐舞之地。今尚有数百家尽习音乐，江南声妓多自此出，所谓“舞出前溪”者也。

终南山有湫池，本咸阳大洲，一夜忽飞去，所历皆暴雨与鱼俱下，大者至四五尺，小者不可胜计。遂落终南山中峰，水浮数尺，纵广一里余，色如黛黑，云雨常自中出。焦旱祈祷，无不应焉。山僧采樵，时见群龙澹灏其中。

昭应庆山，长安中从河朔飞来，夜过闻雷声如疾风，土石乱下，直坠新丰西一村。百余家因山为坟，今于其上起持国寺。

魏齐公元中，少时曾谒张憬藏，待之甚薄，就质通塞，亦不答，公大怒曰：“仆不远千里，裹粮求见，非徒行也，意必谓明公有以见教，而含木舌不尽勤勤之意何耶？且穷通贫贱，自属苍苍，何预公焉？”因拂衣而去，憬藏遽起言曰：“若之相禄，正在怒中。”后位极人臣。

解县盐池，当安史时，水忽淡。釜舆反正，复如故。

上都崇圣寺有徐贤妃妆殿，太宗曾召妃，久不至，怒之，因进诗曰：“朝来临镜台，妆罢暂徘徊。千金始一笑，一召讵能来？”

汉中王瑀为太常卿，早起朝闻永兴里人吹笛，问是太常乐

人否？曰：“然。”已后因闻乐而撻之。问曰：“何得某日卧吹笛？”又见康昆仑弹琵琶，云：“琵琶声多，瑟声少，亦未可弹五十四丝大弦也。”自下而上谓之瑟，自上而下谓之琵琶。

裴延龄尝怒李京兆充，云：“近日兼放髭须白，犹向人前作背面。”

薛汝丹，家在南岳，常与一僧知闻。其僧每年以香炼顶供养佛，至八十余终。后岁余，有州民生一子，色貌绝殊，而顶甚香，十步之外，人皆慕之。生不食鱼肉，数岁出家，为南岳高行律师焉。

王藻、王素，贞元初应举，名皆第十四，每诣通家，通王十四郎，或问曰：“藻也？素也？”

常相袞为礼部判杂文，榜后云：“旭日登场，思非不锐；通宵绝笔，恨即有余。”所以杂文入选者，常不过百人。鲍祭酒防为礼部，帖经落人亦甚。时谓之“常杂鲍帖”。

左右常侍与给、谏同厨，厨人进鲜菌于给、谏，问云：“莫毒否？”厨人答曰：“常侍已尝了。”

乾元中，太子左赞善大夫吕旬母张氏，年八十八，以旬久不归，愈思念之。忽觉左乳长，汁流出，顾谓孙鄱：“汝父即来也。”不逾十日，旬遂至。

至德初，当安史乱，河东大饥，忽然荒地十五里生豆谷，

及扫却又复生，约得五六千石，其米甚圆细复美。人赖焉。

开元、天宝之间，传家法者，崔沔、崔均之家法。

泓师云：“长安永宁坊东南是金盞地，安邑里西是玉盞地。”永宁为王太傅锓地，安邑为马北平燧地。后王、马皆进入官，王宅累赐韩令弘及史宪诚、李戴义等。所谓“金盞破而成马”。马燧为奉诚园，所谓“玉破而不完也”。

常相究之在福建也，有僧某者善占色，言事若神。相国惜其僧老，命弟子就学其术。僧云：“此事有天性，非可造次为传。某尝于相君左右见一人可教。”遍召，得小吏黄彻焉，相命就学。老僧遂于暗室中，置五色彩于架，令视之曰：“世人皆用眼力，不尽淬熟看之。”旬后依稀认其白者，后半载看五色即洞然而得矣。命之曰：“以若暗中之视五彩，迥之白昼。”占人因传其方诀，且言后代当无加也。李忠公吉甫云：“黄彻之占，袁许之亚次也。”

礼部刘尚书禹锡，与友人三年同处，其友人云：“未尝见刘公说重话。”

唐公临，性宽仁，多慈恕，欲吊丧，令家僮归取白衫。僮仆误持余衣，惧未敢进。临祭，公谓之曰：“今日气逆，不宜哀泣，向取白衫且止之。”又令煮药不精，潜觉其故，又谓曰：“今日阴晦，不宜服药，可弃之。”终不扬其过矣。

唐皎，贞观中为吏部，先时选集四时，随到即补。皎始请

以冬时大集，终季春而毕，至今行之。

徐大理宥，少为蒲州司法参军，为政宽仁，吏感其恩信，遍相约曰：“若犯徐司法杖，必斥罚。”终官不杖一人。

颜鲁公真卿，为监察御史，充河西陇右军，覆屯交兵使，五原有冤狱，决乃雨。郡人呼为“御史雨”。

德宗问李汧公勉：“人云卢杞是奸邪，何也？”勉曰：“人皆知之，陛下独不知，此所以为奸邪也。”

李希烈跋扈蔡州，时卢杞为相，奏颜鲁公往宣谕之，而谓颜曰：“十三丈，此行出自圣意。”颜曰：“公先中丞面上血，某亲舌舐之，乃忍以垂死之年饵于虎口。”杞闻之啼焉。卢即是御史中丞奕之子。

南蛮清平官，犹国家之宰相也。元和中，有邓旁来庭，宰臣问之：“公名旁，其何意乎？”对曰：“亦犹大朝之刘宗经矣。”

苏户部弁、刘常侍伯刍，皆聚书至二万卷。河南冯宿之三子，陶翰围兄弟，连年进士及第，连年登宏词科，一时之盛，代无比焉。当太和初，冯氏进士及第者，海内十八，而公家兄弟叔侄八人。

李相国程为翰林学士，以阶砖日影为入候。公性懒，每入必逾八砖，故号为“八砖学士”焉。

永州龙兴寺，乃吴军司马蒙之故宅。僧怀素善草录，尝浚井得军司马印，文字不灭，雕刻如新。怀素每草书，用此为志。

英公虽贵为仆射，其姊病必亲为粥火，燃辄焚其髭。姊曰：“仆妾多矣，何为自苦。”勣曰：“岂无人耶？顾今姊年老，勣亦年老，虽欲久为姊粥，复可得乎？”

英公尝言：我年十二三时为无赖贼，逢人则杀。十四五时为难当贼，有所不惬者杀之。十七八时为好贼，上阵杀人。年二十便为天下大将军，用兵以救人死。

尉迟敬德性饶宽，而尤善避槊。每军骑入阵，敌人刺之，终不能中，反夺其槊以刺敌人。海陵王元吉闻之不信，乃令去槊刃以试焉。敬德曰：“饶王著刃，亦不畏伤。”元吉再三年来刺，既不少中，而槊皆被夺去。元吉力敌十夫，大惭恨。太宗之御窦建德，谓尉迟公曰：“寡人持弓箭，公把长枪，二人相副，虽百万众亦无奈。”乃与敬德驰至敌营，叩其军门，大呼曰：“大唐秦王，能敌来与汝决！”追骑甚众，不敢御。

窦建德之役，既阵未战，太宗见一少年骑骢马，铠甲鲜明，指谓尉迟公曰：“彼所乘马真良马也。”言之不已，敬德请取之。帝曰：“轻敌者亡脱，以一马损公，非寡人愿。”敬德自料攻之万全，乃驰往并擒少年而返，即王世充之兄子伪代王琬。宇文士及在隋亦识之，是马实内厩之良马也。帝欲旌其能，并以赐之。

太宗将征辽，卫公病不能从，帝使执政已下起之。不起，

帝曰：“吾知之矣。”明日，驾临其第，执手与别，靖曰：“老臣宜从，但犬马之疾日月增，甚恐死于道路，仰累陛下。”帝抚其背曰：“勉之，昔司马仲达非不老病，竟能自强立勋魏室。”靖叩头曰：“请舆病行。”至相州疾笃，不能进。

驻蹕之役，高丽与靺鞨合军四十里，太宗有惧色。江夏王进曰：“高丽倾国以拒王师，平壤之守必弱，请假臣精卒五千，覆其本根，则千万之众，不战而降。”

借商，建中二年，京师及江淮借商钱物。

省官，建中三年，天下州县各省一官。乾元四年敕：下注额内官。元和六年，又减州县官。

除陌，建中四年敕：“天下州县，市买交关，每贯五十文，纳官。”

间架，建中四年，户部侍郎赵瓚奏：“天下州县，屋宇间架，率算钱有差。”

沙门一行，开元中尝奏玄宗云：“陛下行幸万里，圣祚无疆，故天宝中幸东都，庶盈万数。”及上幸蜀至万里桥，方悟焉。

天宝中，天下无事，选六宫风流艳态者，名“花鸟使”，主宴。

玄宗幸蜀，天厩八骏，其七尽毙于栈道，惟一云骓存焉。
德宗幸梁，亦充御焉。

五台山北台下，有青龙池，约二亩已来，佛经云“禁五百毒龙”之所。每至盛午，昏雾暂开，比丘及净行居士方可一观。比丘尼及女子近，即雷电风雨，当时大作。如近池，必为毒气所吸，逡巡而没。

韦献公夏卿，不经方镇，惟止于东都留守，郡吏八人，而路公隋、皇甫崖州铸，皆为宰相；张尚书贾、段给事平仲、卫大夫中行、李常侍翱、李谏议景俭、李湖南询，皆至显官，亦名知人矣。

李西台文献公，避暑于青龙寺，梦戴白神人云：“昔君氏相宣王致中兴，尹男亦佐中兴，君宜以吉甫名之。”

李相国忠公，贞元十九年为饶州刺史。先是，郡城之东，四牧故府，废者七稔。公莅止后，命启钥而居之。郡吏以语怪坚请。公曰：“神实正直，正直则神避；妖不胜德，失德则妖兴。居之在人。”